

野地会友

王天生

野地会友,是朋友给我安排的一个项目。他请我到乡下吃酒,吃过酒在田埂背着手散步。一同散步的都是平素往来的布衣好友。

遇到的都是朴直简单的人,他们有本分的性格,穿朴素的衣裳,说着闲淡的话。

最好在一个晴天。草木吐翠,庄禾青青,杨柳清风,远处有淡淡薄烟。在这样的天青色里,有个朋友从田埂一路走来,越走越近,先看见轮廓,后看见他的眉毛、鼻子,眉眼生动,笑容可掬。他老远地跟你打招呼:来啦,欢迎欢迎。

也可以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叩开一间古村旧院的木门,里面有一株老皂荚树,有个朋友住在这里。登门拜访时,有一个轰衣老头,牵着一头牛从围墙边经过。

一次,我们几个人吃过饭,在野地闲逛,看见几只大南瓜。朋友呵呵笑着,说这是几个南瓜凳子,让我坐在上面歇息。

野地里可以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有天晚上,我们在野地里走着,从张庄走到李庄,从小桥走到那棵大杨树下。朋友问我,你有多久没见到这么大又圆的月亮了?

野地里还可以看见豌豆花似飞不飞,麦子欲满未满。还可以找一块西瓜地,与憨厚的看瓜人聊天,看一会儿瓜,再望一会儿天。半日乡村寻访,半日闲。

在野地喝酒,天当幕,地当桌。

我到乡下去找一个画家朋友。他卖掉城里的房子,在古村买了老院,搬到乡下去住了。我敲他家小院的木门时,他不在,到地里帮人家干活去了。于是我便按照别人的指点去寻,果然见到他头戴凉帽在地里锄草。我找到他时,他说,今天哪儿也不去

了,就在田里喝酒,出门时带了菜,门口地里种的。

在这之前,我也曾和他在荷塘边喝酒,把猪头肉和花生米摊在荷叶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荷花。

野地会友,古已有之。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间林地,与一帮朋友会饮;竹林七贤中的文人,在竹林里沉醉……

南宋《曲洧旧闻》记载已经被罢相的王安石与潦倒的苏轼相约江宁的江边见面。王安石穿朴素的衣裳骑驴而至,苏轼慌忙之中连帽子也没顾上戴,赶忙起身相迎,荆公笑曰:“岂岂为我辈设哉。”两人抵膝深谈,相扶游山。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华,盛赞他“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江边,野风苍凉,水天苍茫,却见证一代文人之间,野地相会的惺惺相惜。

古人的野地会友,山高林远。会友的地方有一小凉亭,两个人,相约而来,坐在亭中

吹风对谈。有山峰、流泉、树丛……野地是会友的绝佳之境。

宋代画家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卷》,画的是唐会昌五年,白居易等九位文人墨客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他们神态各异,相携相扶,在古松下子而立,或拱手,或击掌,或起舞,或对弈,或拄竹杖……旁边有桥、竹子、山石等野地一应俱全的物象。

愈接近天地自然的地方,愈能产生深邃的思想。由此可以断定,野地是个让情绪放飞,内心安详的地方。

野地有开阔的空间,可任神思驰骋。人在野地里,性情容易回到率性与天真。迎风而笑与抚掌而鸣,是最常见的场景。

少修饰,人的想法很真实。野地的朴素草木,接近生活的本色。

野地会友,除了几个乡村布衣好友,还有麦子、萝卜、青菜、韭菜、荠菜、豌豆。它们都在那儿,在那儿等着,等着你的到来。

水乡的好人

周宏伟

在美丽的江苏北部,有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她就是江淮平原上的金湖县。金湖县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三十万,河网密布,田园方整,稻麦飘香,荷荡连连,一派水乡自然风光。我来金湖县,纯属偶然,老友在那里开厂,比较顺畅,刚好我也有向外发展的想法,于是不谋而合。

金湖,属于江苏的“经济洼地”,资源丰富,投资政策优惠,恶性竞争相对较少。近年来,苏锡常和南京周边的客商来这里投资兴业的比较多。这里的开发区起点也比较高,不是想象中的来者不拒,企业规模也都不小。来了几年,看得多了,心也安了。

第一个认识的是小静。

她是开发区经发局的副局长,担任我的项目帮办。我是做生意的,脸皮厚,总觉得称官衔太生分,大大咧咧地喊她小静。小静三十出头,娃娃脸,整天笑眯眯的,非常有亲和力。办事也很专业,遇到问题,协调能力强。我的投资项目,从发改立项,工商办照,国土申报,建造许可,直至最后的环保检测和消防验收,她都一路帮办,有些甚至是包办,没让我多费心思。我过意不去,几次想请她吃饭,她总是委婉地推辞,并且又不让我觉得失面子。去年年底,她调到县委机关去工作了,我没来得及和她告别,想起之前她对我的种种帮助,觉得很惋惜,以后有机会要当面谢谢她。

还有一个朋友,叫老陈。喊他老陈,但他其实比我还小几岁。

记不住是哪一天,我为了装修办公楼,去金湖装潢城采购地砖,迎面就碰到了他。也许是他的热情感染了我,也许是同频的人相互吸引,在装潢城转了一圈之后,我们便成了甲方乙方,因为凑巧他是个装修老板。几个月下来,他以他的诚信和专业技能折服了我,我们成了相互信任的兄弟。自从结识他后,我很快融入了这里,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难题便迎刃而解。我俩去“水上森林”撑竹筏,到“荷花荡”摘莲藕,在“尧帝古城”的美食街啃小龙虾……来到异乡客地,我很庆幸遇见了这个没有城府,不斤斤计较,像个小孩子一样可以信赖的朋友。

转眼已过三年,我熟悉了这里的乡土人情。除了“锡普”(无锡普通话)不带苏北腔,似乎成了地道的金湖人。企业也初具规模,各方面还算顺利。随着年岁递增,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不那么急躁,也少了年轻时那种冲动和风风火火的劲头,逐步融入了苏北恬静、舒适的慢生活里。

看来,金湖这座漂泊在水乡里的城市,故事多,好人也多呢。

桃花源游记

刘兵

蜿蜒的沅江自云贵高原穿过崇山峻岭后进入三湘大地,地势逐渐平缓,景致愈发新奇。到达沅陵东界时,水面变得十分宽阔和缓,有多条溪水汇入。溪水两岸群峦叠嶂,云雾缭绕,林木葱郁。湖南常德桃源县城西南十余公里的水溪附近,风景尤美。

这里就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它面临沅水,背倚群山,苍松翠竹,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写的这里。暮春之际,我和旧友游览了神驰已久的桃花源。

相传秦溪是武陵渔郎误入世外桃源所经之路。如今泛舟秦溪,仿佛武陵渔郎缘溪而行,沿途花影缤纷,青竹夹岸。在声声喧语中上船,船行前方是叠叠幽谷。耳畔是溪流流淌和渔网入水的声音,渔歌高腔与之应和。人在船上,仿佛置身幻境。

沿着秦溪进入秦谷,约几公里的路程两岸都是桃树。花期已过,枝头绸缎绣成桃红点点,一步步走去,突然,眼前豁然开朗,面对的是一幅如画般的美景,偌大的山坳下静静地卧着一个原生态的村落。在雨雾中,绿油油的田地和星星点点分布的村居错落有致。其间,清澈的小河,袅袅的炊烟,如画的桃林染满了整个山坳。

自唐代开始,桃花源开始建寺观,宋时更盛,元末毁于火,明代中期又建殿宇,明末复毁于火。清末,这里重修渊明祠,沿山配置亭阁,按陶渊明诗文命名,此后又屡经修葺。瞻仰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楹联和碑刻,不禁思绪万千。在这里,终于可以有片刻闲暇充分放下心灵的包袱,寻找灵魂的故乡。

游览觉得疲倦之余,大家开始闲坐吃擂茶。所谓擂茶,其实似茶非茶。据说是以茶叶、姜、米加上盐放钵里,以硬木棒擂成细末,开水冲过即可饮用。擂茶入口咸香甘甜,五味俱全,别有一番滋味。品着擂茶,感受着桃花源千年沉淀的文化内涵,我的神思便穿越回一千六百年前的东晋时代。

年轻时的陶渊明便有济苍生之志,然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晋刘宋更替之际。在那样的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注定无法实现。义熙元年,他辞去当了仅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自此长期隐居田园,与门阀士族统治集团疏远。虽然远在江湖,陶渊明仍旧关心庙堂之事。此后,刘裕废掉并杀死晋恭帝,激起诗人思想强烈的波澜。从固有的儒家正统观念出发,他对刘裕政权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是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那里没有战乱和赋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和简单,生活是那么美好,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富足而舒心。这对于遭逢社会易代,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仍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简洁的诗意文字和形象逼真的描述,已永久镌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千百年来倦于世俗的人们的心灵港湾。

人们说桃花源有两个,一个在常德,一个则在每个人的心中。身在繁忙都市中的人们,每日想停也停不下来。然而,在忙碌而紧张的间隙,谁都会憧憬这样一个地方:山清水秀,宁静自然,全无现代工业社会的嘈杂,同时人际关系简单,与世无争,安静祥和地过着田园生活。

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那里风光旖旎,风俗纯美而又平等富足。也许,这个桃花源仅仅存在于幻想中。但是,如果能让人世的人们有片刻出世的愉悦放松,从现实的喧嚣和浮躁中透一口气,便已足够。

大漠晨光

6月1日清晨,游客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夏日清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晨光如画,美不胜收。游客骑着骆驼徜徉其中,欣赏大漠风光,体验思路风情。张光亮摄/人民图片



低微生活(三首)

方华

麻雀

天空很大 快乐很小
总是在低处
寻觅生活
生命的满足
大不过一粒谷子
欲望
从不以飞翔丈量
叽叽喳喳在村头巷尾
把平淡的日子
说精彩

飞蛾

从不在意舞姿的曼妙
飞翔
只是本能与生活
低微的生命
也满怀最光明的希望
飞身投火
以弱小的死
给黑暗留下
无声的惊叹

蜻蜓

为美而生
给沉重的时光
一点轻盈
蜻蜓点水的生活方式
给拥挤的日子
一点诗意
纤薄的翅膀告诉天地
生命
有时不需要太深刻



翰墨飘香

丁根厚摄/人民图片

夏夜繁星

李冰

夏日白昼的暑气总是咄咄逼人,让人只想躲避起来。入夜的凉风一起,周遭便多出几分热闹。有人抱着西瓜,有人搬出凉床,有人摇着蒲扇,还有人点燃了艾团。此间“溪涨清风拂面,月隐繁星满天”,我们小伙伴自是不肯错过这良宵好景。

夜色还似一层缥缈的薄纱时,嘴角还挂着饭粒的我们便来到村口集合。男孩和女孩自然分组后,一场大型的躲猫猫游戏即将展开。大树杈,稻草垛,巷子口,都是我们隐藏自己的好地方。我们三三两两地从人群中分散开,一边寻找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一边警惕着周围对手的跟踪。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钻进了草垛里的一个甬道。那地方实在是太隐蔽了,其他人找

了好几圈也没找到我们。听到他们在附近来回地跺脚、叹气,我们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动静。就这样大气不敢出地待了很久以后,外面的声响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周围变得一片寂静。我们商量着自己出去,却不想摸到了两个鸡蛋。

当我们揣着鸡蛋钻出甬道时,夜色已变得浓重苍茫。抬头看时,那天上的繁星却愈发明亮。我们就这样仰着头,任由目光在星河里穿梭。点点星光之间,突然飞过一颗流星,像是有人在星河里扔下一块石子,稍起涟漪,复又平静。我们用手随意一划,将星空分成了两份。随即便各自镇守着自己的星河,一颗一颗地数起了星星。数到最后,谁都没有个准数,却都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星星一定是要多些的。

远处又传来了小伙伴嬉闹的声音,我们将目光从繁星处挪开,却看见那暗夜深处依

旧有一闪一闪的光芒。哦,那是萤火虫的灯盏,它们正群居起舞,用轻盈的身姿点缀着婀娜的夜色。阵阵嬉闹声,正是小伙伴们追逐萤火虫的声音。他们追着这星星点点的光芒,从草丛到田野,从篱笆到水间,一路喊着,笑着。有的萤火虫大概是飞累了,歇在细长的草尖上,微光略显孤单,就像那颗溜走的流星。

这不也是一场繁星吗?它们在夏夜里游走,像是星河轮转。当我们驻足探索夜空的星光时,他们也在在这夜的另一面打捞着星光的影子。每每想到这幅画面,我的心头都要微微一颤。

多少年过去了,夏夜的繁星依旧闪烁如昨,而当初一一起追星星的人却已如萤火虫般散落各地。但不管山如何高,路如何远,我相信,循着故乡的踪迹,总有一天,我们会像繁星一般重新聚在一起。

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走了

沈俊峰

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走了。得到消息时,我不敢相信,以为看错了微信。我以为自己早已望穿生命的黑洞,再也不会对生命的无常惊慌失措,没想到我还是高估自己了。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是安徽军工文化的扛大旗者、灵魂人物,他将一生献给了军工文化。

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往来的一幕幕,电影一般浮现于眼前。记忆无法触摸,却实实在。在那个诗意的春天,青春的我蜗居于大山深处的军工厂,直到突然接到通知,去省城参加文学期刊《山风》举办的创作笔会。于我,那无疑是一次精神的打捞,让我瞥见了希望星光。

笔会上,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介绍自己:我叫韦法明。那时,诗人韦法明是安徽省国防工办会的干部,负责编辑《山风》杂志。

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斯文,真诚热情。军工厂都在山里,天天与山风相伴,故杂志取名《山风》。笔会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回到工厂,我的写作热情变得更高。《山风》发表了我的一组小小说,向全省军工系统介绍了我这个文学青年。

后来,小三线军工企业陆续搬迁进城。我调离了军工企业,他扎根工会,一步步成长。他来北京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就会与我们小聚。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文学,是军工文化。

我向他约稿,他发给我一组散文,陆续在副刊发表了。这位1979年高考语文成绩全县第一的才子,思想敏锐、深刻,文字有着独特的诗意美。

三年前,他读了我的散文集《在城里放羊》,热情地写了评论:“差不多每天中午半躺在办公室转椅上,我捧在手上的就是这本书。”“被其文字特有的色彩和亲切感所打动。”

承红色基因,弘扬三线精神”军工文化,他特邀我参加。他说:“你是从军工走出来的作家,不能忘了军工。”而且,他还从网上购买了一百本《在城里放羊》,发给与会者阅读。这次活动中,我做了一个散文创作发言,情不自禁又说起了军工文化,呼吁对老军工进行口述实录采访。

得知我有创作“军工记忆”系列散文的打算,他也说了自己的梦想。多年前,他考察过红军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军工历史,一直想将考察的收获与心得写出来,却没有时间动笔,想待退休以后深耕,只可惜……人生真是憾事多啊!

“当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忙忙碌碌,耳边总会听到家的声音,‘孩子,回家’,家,我的家。”这是法明兄多年前写给母亲的句子,现在,他终于可以回家了,与母亲永远相伴。

我的兄弟,他走了。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留下了他的诗文和他的精神,与山风同在。

更让我感动的是,国防工业工会举办“传